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四十九至
五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耿弇列傳第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東

萊弟變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

自鉅鹿徙焉

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

父況字俠

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

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

之望之辭不肯見

為巫醫於人間也後為朔調連率

王莽改上谷郡曰弁

少好學習父業

袁山松書曰弁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尉試騎士

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

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

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按漢謂

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

尉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

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

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
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興成帝正
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劔曰子興弊賊卒為降虜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
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寢騎以犍烏合之衆犍音力刃反
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
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

○劉攽曰按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弇因

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

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

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

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

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

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

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寵南陽宛人也

上谷太守即弇

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

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志曰

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

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昌平縣名屬上谷郡況

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

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

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

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

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

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晔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晔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

武威聲曰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常順為上谷
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卧溫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洺州邯鄲縣內

弇入造牀下請間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

天子之命不出城

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
擄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

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

能辦也

辦猶成也音蒲覓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矣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

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

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

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

以集其大計

○劉攽曰按文多一其字

光武大說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

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乃拜弇為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常順蔡充斬
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
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
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
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謂
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
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光武
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
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

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

平谷解見光武紀

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

平無終土垠之間

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

州西南垠音銀

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

賊散入

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

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

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

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

杜弼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弼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

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

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廩侯

隃廩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

汧陽縣東南隃音踰

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

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

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

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

時征虜將軍

祭遵屯良鄉

良鄉縣名屬涿郡

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

陽鄉縣名屬涿

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

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

軍都縣屬

廣陽郡有軍都山在
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

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

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山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

苦不足久居賜甲第奉朝請封安平侯遣弇與吳漢擊

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

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

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

朝陽縣名屬濟

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

張步聞之乃使其大

將軍費邑軍歷下

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

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荏縣東北

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度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

弇

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

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

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

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

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

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阪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

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

兇恐懼聲音呼勇反

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

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

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

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

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

瀋水因名焉

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

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

會猶集也

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

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

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

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

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
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
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
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又皆疲勞何足摧
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重姓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

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

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

上是其計也

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

兵於內

伏琛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

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

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
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
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
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

之

兩旁伏兵如鳥之翼

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

水上

鉅昧水名一名巨浮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

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引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四十九

十

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

開基

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

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

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

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蒯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勅

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

衛尉不聽為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

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

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又事尤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弇從帝幸舂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

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以為落落難合

落落猶疏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

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

鑕音竹林反也示必死

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

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

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

校餘黨

祝阿餘黨也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
卷四十七

十一

屯兵於漆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

八年從上隴明

年與中郎將來歛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
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
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弇兄弟六
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為榮及況卒謚烈侯少
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
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
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

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
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
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
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
官至河東太守也牟
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
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
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

騎○劉攽曰按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

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

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

林慮侯

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焉

位至侍中安帝崩閭太后

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為耿

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

○劉攽曰按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

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陽亭侯承為羽林中郎將其後

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
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
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

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
之仁也名雖霸寶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
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
敵
弇決策河北
○劉攽曰按他傳贊語無單言名
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
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

寸功夫豈不懷

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

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擊

之必矣客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

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

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慮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

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

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

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
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
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篡韓日逐王比自立
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
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
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
邪單于款塞請朝帝
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令東扞鮮卑北拒匈
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
警急則開

門晚也 萬世有安寧之策也

○劉攽曰按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

帝從其議遂立此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
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
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
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
○劉攽曰按致當作置
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
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

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北伐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

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縱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

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
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
趨抱馬蹠也

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即位拜
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
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
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
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

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
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為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
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
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黎即驚字古通用
驚割也音力私反

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
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

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平或作平丞相

司直常況晃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

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

○劉攽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

三年憲復

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

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

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粟邑侯

粟邑縣名屬左

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

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
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
後復為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
貊人寇郡界夔追擊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
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
擊之熙推夔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

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蓐鞬日逐王三千餘人
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
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
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
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
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答
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
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中定襄縣秦始皇初

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

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

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

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

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
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
謂者關寵為戊己校尉

○劉放曰

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關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戊己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校寵是己

校屯前王柳中城

柳中今西州縣

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

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

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

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

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

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

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

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棄城

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
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
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
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筲馬糞汁而飲之

筲謂壓
筲也恭

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貳師大宛中城

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

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

揚示

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

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
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
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
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
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

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闕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

二部謂闕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秦彭與謂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

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

西州交河縣也

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

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

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營降會

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大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

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

門闕也

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
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
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
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
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
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
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脩為雒陽市丞張
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

共今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

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

據東觀
記馬嚴

齋牛酒釋服

奪情不
令追服

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

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

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又
子也反

燒何羌

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

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

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

忿恭薦竇固奪其權

及

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

徵下獄免官歸本部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

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

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園陵○劉放曰案注文言扶風

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

元初二年擊畔羌

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畢並為郎畢字季遇

順帝初為烏桓校尉

遇或作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

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即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

蘇武武帝

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氊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二十年乃還也

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俱捨生而取義也

昔曹子抗質於柯盟

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

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

相如申威於河表

相如解見寇恂傳也

蓋以決一

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

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

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

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間趙
殿醜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
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
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
秉洽胡情變單虜迹
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後漢書卷四十九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耿弇傳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兵邯鄲。諸本同

臣

承蒼

按成帝子下當複出一子字

令詣于光武。于字似衍文

諸將擅命於畿內。諸本同

臣會汾

按下云貴戚縱橫

於都內二句相對為文畿內當作畿外諸將方征伐

四方不得云內也觀注自明

臣承蒼

按貴戚謂趙萌

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夫人萌專權威福自己注

但以王匡張卬當之猶未得實

從追至容城注在今易州道縣也。諸本同道縣地理

志作道縣

使監羽林左車騎注百官志。志字監本訛作序今改

正

秉弟夔轉車騎都尉劉放刊訛衍車字。

臣承蒼按是

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
憲為大將軍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衛車字非

衍也

盡獲其匈奴珍寶財蓄。○推尋文義其字當是衍文

圖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注馬城屬代郡故城在今雲

州定襄縣秦始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

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臣會汾

按因馬迹築

城是雁門之馬邑非代郡之馬城章懷此注蓋誤記

漢書注耳

後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

宋 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鉅王祭列傳第十

鉅期傳

鉅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

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

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

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

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

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蹕

說文趣與蹕同

衆皆披靡

披普彼反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

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

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

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橐肥壘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橐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壘故肥子國也漢

以為縣故城在今橐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橐音力追反

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

鉅鹿下

兒音五奚反

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

攝幘復戰

攝猶正也○劉攽曰按幘為馬扇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

遂大破之王

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

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

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

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

唯天子得
稱警蹕

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

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

州縣也

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

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

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

力苦戰也

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

安成侯

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

食邑五千戶時檀鄉

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

又魏

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

京或作原

謀欲相率反鄴城

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

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

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

就陸也

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

使吏送出城熊行求

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
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
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
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書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
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

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十年卒

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

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帝親臨襚歛贈以衛尉安成侯
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

建平縣名屬沛

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

後徙封丹葛陵侯

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銅陽

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

東觀記曰祖父為詔獄丞父

為郡決曹掾

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

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

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

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克

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
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
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
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劉放曰

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

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
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
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說文曰獻

癡手相笑也。癡音弋支反。癡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霸慚懔而還。

懔亦慙也。音速。

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

澌音斯。

無船不可濟。官屬

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

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

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

堅護度也。

未畢數騎而冰解。

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

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

今文尚書曰武

王度盟津白
魚躍入王舟

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以為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

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傳俊共

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劉放曰按文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

可獨任拜為偏將軍并將臧宮傳俊兵而以宮俊為騎

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

四年秋帝

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

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
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
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
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
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
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
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

切猶權時也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

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
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
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
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
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
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
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
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

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

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

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峙不剋

崞與繁峙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

也有崞山焉崞音郭

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

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按

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

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

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

飛狐

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端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

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

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

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

漕

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

以省陸

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

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臨淮郡

永平

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

軹縣名屬江夏郡軹音犬

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

子歆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

祭音側界反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

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

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

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

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

賞猶赦也

以為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

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

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

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

箕關

箕關解在鄧禹傳

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

東觀記曰栢華聚也

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

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

新城縣名屬河

南郡今伊闕縣也

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

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

得霍陽聚

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

遵乃分兵擊破降

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

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

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

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

說文

曰宏臂上也

宏音古弘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

綵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
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
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
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
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
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
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

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
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

陽令最在前

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

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為辭說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

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

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

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

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夜或作久

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

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

獨留不卻

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

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嫌千匹以賜吏士

九年春卒

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緣或

作綵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

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東觀記曰

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

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

如宣帝臨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

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為故事

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

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

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

不名入門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

丹書鐵券傳於無窮

前書高祖

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

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

廢

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

劉

攷曰按文當作光明

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頽

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近河南惻怛

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

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卓高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

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

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

即隴坻上

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

難

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難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

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

言不侵擾

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

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
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

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

以為宜因遵堯論叙衆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

諡法周書之篇

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

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

軍陳送葬

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漢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

車軍陳送葬

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乎遵之見思如此

東觀漢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鮑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

羣臣各懷
慚懼也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皐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
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竒而哀之光武
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
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

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令

襄賁縣
名屬東

海郡故城在今沂州
臨沂縣南賁音肥

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

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鹽

書勸勵增秩一等賜練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
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
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
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
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
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
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
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

震怖畏彤不敢復關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

卒終也三

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

鮮卑名也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

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

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

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

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袞誓部斬首

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

○劉攽曰按文功當作切

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

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讐

音之涉反

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

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

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
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顏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

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

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
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

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
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
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

若汝也皆為文簿而上之

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
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
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
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

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
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
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

過也

條侯周亞夫也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

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

後至於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

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

獷古猛反又音久永

反
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

徼人謂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驗

也為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
數級謂偏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
至乃卧鼓邊亭滅

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十三

年為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而一嘗之故以致感憤

嘗過也左傳曰不以一
嘗掩大德嘗音所景反
惜哉畏法之敝也
畏法猶
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

左邊庭懷和

後漢書卷五十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王霸傳乃令霸護度注堅護度也○堅當作監謂使霸
監護軍士渡滹沱河也

封王鄉侯○地理郡國志無王鄉地名王字疑誤

後漢書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五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滂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

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

善惡為役先後知
人貧富為賦多少

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

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

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

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

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

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

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

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

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

獨守恐不能全

獨守無援故恐之

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

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

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

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

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悉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

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

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

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

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

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

使騎各持炬火

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

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歸郡

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

兵盧城頭

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

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

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

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

今萊州○劉敞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

言郡太守明此行

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

所殺衆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刁

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

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

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

因號為檀鄉檀

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平

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士疑反

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

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歲更封光阿陵侯

阿陵縣名屬涿郡

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

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

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

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

續漢志曰羽林

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

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

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

景帝更名將作
大匠秩二千石

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

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
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
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
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
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
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

徙封西陽侯

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

屯卒子勝嗣

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

勝

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

父為高密都

尉

臣賢按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

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劉攽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脩

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也

郡中咸

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

所佩綬以帶忠

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漸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衣小

單衣襪而上之

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

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

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

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

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名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十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

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

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涿郡前書音義

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

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

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

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

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亦校

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

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
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
州序也
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

著者五萬餘口

著音直
畧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
病濕痺免

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

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

東觀
記曰

永平二年坐純
母禮殺威弟季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

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
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
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于軍子普嗣
徙封涇氏侯

注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涇谷水故以
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涇音胡涓反

普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
今冀州信都縣西

親卒無子國

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
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詔封

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

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世祖徇河北

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

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

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

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

祖軍形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

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

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

行大司空

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

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

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名也

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

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

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

臺侯

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按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

幾者事之先見者也

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

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

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論語魯定公謂
孔子之言也
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
共仲歆字細君也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

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
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眾十
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
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

里舍

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攽曰按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揚擊筑為歡

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

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

將軍封觀津侯

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舊縣西北

喜卒復以歆為驍騎

將軍封浮陽侯

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

喜歆從征伐

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

華陽縣南

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

莽改定陶

國曰濟平也

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

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

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

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

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因說

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

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拔猶卒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暮

而德信不

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

也

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兢兢自危猶懼不終

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

貌

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

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

獻馬及練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

反

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

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

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

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

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續漢書曰皆衣老練襜褕絳衣也

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

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

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

酈元注水經曰郎水

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豪城縣西南也

訢宿植皆偏

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廼使訢宿歸燒其廬

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

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

有死夫易曰何以聚
人曰財故純引之

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

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
祖歎息及至鄣世祖止傳舍鄣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
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
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
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
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矢下如雨也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

間行

傳著也

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

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

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

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

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

靈壽縣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

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廼還

詣懷宮

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

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

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

代孫故云九

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

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

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

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竝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

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

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之

子為出也

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

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

細

東觀記續漢書細竝作紺

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

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

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廼閉閣悉誅之因勒兵

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竝封其子

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

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脩文邪廼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

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

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封純為東光侯

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

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

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

威信著於衛地

東郡舊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

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

諡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

武邑縣名屬信

都今冀州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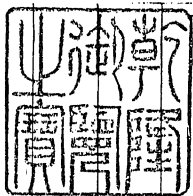
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

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

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解猶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音委

於危反委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薊而還也
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
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



後漢書卷五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一考證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
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臣承蒼按是時王

郎方據邯鄲其民安得送光武還長安邯鄲城三字
必傳寫之訛通鑑考異作邯鄲勢成下文城主作成
主亦於事理不切邯鄲城民當作二郡之民謂和成
信都二郡也蓋承上文奮二郡之兵而言

後漢書卷五十一 考證